



真诚、轻柔地触动人心

——读蓝晓《聆听高处》

■杨献平

阿坝之地,为青藏高原之东南缘,峰川林立,地势高亢,平均海拔3500到4000米,岷江流穿境内,峡谷深邃,历史幽深。对这片土地的关注,是我第一次到四川来,去洪涝灾害严重的映秀镇采访黑水民兵群体的时候,站在滔滔大水的堤岸上,仰望这一片峰峦叠嶂,“无回马之地”的奇特地域,首先想起的是乾隆年间在此连续十八年的大小金川战役,想到了岳钟琪、傅恒、张广河和莎罗奔、阿旺、阿扣等人物,只觉得山川深邃,曲折蜿蜒,是一片“猿猴愁攀援”“牛马不得行”的险绝之地。

再一年,我又一次进入阿坝,好像是在某个地方,认识了诗人蓝晓,按照部队官兵约定俗成的惯例,我一直称呼蓝晓为嫂子。这是一个尊称,也是对战友爱人的赞美。蓝晓是一位诗人。阿坝乃至更高的环境奇绝、壮美恢弘之地,其本身就是诗。气候和环境造化人也塑造人。高海拔地区从某种程度上是催生诗人的“美景”和“沃土。”我注意到,蓝晓的诗歌写作,多数题材是阿坝的,她状写自己生长之地的山川河流,人文胜迹、历史幽微与现实状态,她都能够信手拈来,诗句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优雅、亲切、质

朴、温暖、深沉的情感色调。诗歌是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提纯”,包括现实的,也包括精神和灵魂的。诗人们之所以创作诗歌,是为了把万物万事“擦”过内心以后的明暗火焰进行收集,抓住它们稍纵即逝的那些“光点。”诗人蓝晓土生土长于阿坝,她和那片土地的关系是天然的。因此,在她的诗歌当中,处处体现了一个诗人对于一片地域上众生万物的关注与热爱。如她在《路过当雄草原》一诗中写道,“名字叫央金的小女孩欢快地奔跑/棕黄色的小猎犬在她身后追赶。”奔跑的小女孩,无边的草地,还有一只猎犬在旁边跟着,如此的情境,是草原上最常见的,也是一种质朴的人和自然的和谐之歌。再如她在《芦苇海》一诗中写道,“通透透明的水妖悄无声息地出/晨光里,蓝的色泽四溢……由绿到黄再到白的芦苇/站在季节的风里/轻触水妖蓝的腰身/远处飞来的鹭鹭、野鸭欢快地歇息。”高原的日常风景和自然存在,在蓝晓的诗歌里,得到了灵性的呈现。那些情景,说到底是一种天然人伦,它们就在那里,就在不断地发生,而诗人则将之有效捕捉,进而用语言和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艺术的功要 and 力量。

超验主义诗人、散文家爱默生说,“尽管我

们走遍全世界去寻找美,我们也必须随身带着美,否则就找不到美。”凡是能够将大地和他者之美纳入内心,并且给予热爱、铭记、书写的人,其本身就是美的。诗人蓝晓,在阿坝成长和生活,她没有像大多数人,对自身周边的事物熟视无睹,见怪不怪,而总是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一点极其可贵,也是诗人和作家必备的素质之一。“风簌在岁月的缝隙间/一棵又一棵树疼痛着/以最美的姿势倒在五花海里/连同它们的故事渐次沉底。”(《倒在五花海里的树》)“整个下午,我们的目光都跟着麦田一起生长/这个时节,麦田正由绿转黄/阳光站在高处,尽力伸长翅膀/抚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村庄。”(《巴郎的麦田》)

从这些柔性化的诗歌当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极其细心的观察者,一个富有诗歌自觉性的诗人的耐心。蓝晓的诗歌,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之正确性。人和万物,都是自然的一份子,是人和现实诸般情景在某些特殊时刻的美好“遭遇”,彼此之间的电光石火,刹那光华,乃至动人的根本。艾略特也曾说,“诗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在感情的‘伟大’与强烈,不是由

于这些成分,而在艺术作用的强烈,也可以说是结合时所作压力的强烈。”

蓝晓的诗歌,总是在委婉之中,以平静的方式,轻柔、真诚地触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绝不是呐喊,也不是告知,而是“润物细无声”,是“无意中的巧夺天工。”在阿坝那样的高原上生活,本身就是诗,诗歌也必定伴随诗人们的心灵,并成为最有力的精神支撑。如蓝晓在她的诗中所说,“在高原,我在那些黝黑的身上/听见了千年的呼吸和歌谣/它们从远古的路线上走来/和着哗哗啦啦、叮叮咚咚的流水声响/在时光的转折里奔腾、沉淀。”(《尼西黑陶》)“在奔子栏/益西老师的木碗展示厅/橱窗里那各色各样的木碗/照亮了我们的眼睛/沉默的木碗/安静地散发着朴素的光。”

如此生动的现实生活,在阿坝之外的人看来,有些近乎神话的意味。可在高原上的人们却习以为常。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因为地域、地域文化和生活习俗,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在很多时候,我总是能够回想起在阿坝的壤塘、黑水、汶川和茂县等地旅行的情景,云来就在眼前,好像可触可摸的灵魂;流水从密草之间汩汩流出,在堆满巨石的山谷形成浩荡的河流,就这偶然的格桑花,也高洁得浑身沾满仙气。在如此美好之地,诗歌自然会成为其中最轻盈也是最丰沛的那一部分。蓝晓在《桃坪羌寨》一诗中写道,“那一块块垒砌的石头像种子/桃坪的故事从布茧的手心开始生长/木门窗立起的家/迎着杂谷脑河的风/‘吱呀’地叫。”诗人在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诗化上,以简约、干练,且具有诗性的诗句,完成了对民族屋居的穿透性书写,这一点,也是令人喜欢和钦佩的。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也。”诗歌乃至其他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自然而然”,发自肺腑和内心的真情真挚。

蓝晓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阿坝大地上自然和人文为主要书写、歌咏对象,兼及她去往他地时候的沿途所见,如《在大慈寺叫上一杯盖碗茶》《青溪关古道》《在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走在八廓街的夜里》《塔尔寺的酥油茶》等作品。此外,她也写到了当下阿坝州内的乡村风景和人物,如《画唐卡的男孩》《程秀芳印象》《杨家院子》等等,以一个诗人身份,介入到现实的变迁当中。从这可以看出,蓝晓的诗歌写作,一方面专注于自己的“母土”及其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通过自我的观察和发现写出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

诗歌是高度凝练的“现实”和“想象力”,也是抽象化的“意义”和“情感。”蓝晓用这本诗集,为我们带来她亲身携带的“阿坝大地”与民族风情,也带来了万物和众多人们在高山峡谷之间的生活信息和精神反光。维特根斯坦说,“人有能力构造语言,可以用它表达任何意义,而无须想到每一个词怎样的指谓和指谓是什么。”也或许,诗歌看起来并不想要告知人们什么,却是很诱惑地把人们带入其中。蓝晓的诗歌写作,总是令人想到这一点。我也觉得,她的《聆听高处》诗集,是对处在阿坝高原、龙门山断裂带中的一方奇崛水土的由衷致敬,也是一个诗人站在高处,俯瞰周遭之后的深情表达和艺术呈现。

一个地方与一本书

——读李春蓉《扶州记》

■白林

三百年前,扶州城还存在。今天,站在扶州城遗址上,隔白水江相望,就是南坪城、帕拉沟和元宝山上的封神庙……发源自郎架岭、斗鸡台这两个不同方向,最终合二为一,昼夜奔流的白水江,这条江既是九寨沟县境内的母亲河,又是历朝历代一道承载着历史变迁,沿海桑田的河流。在我的心目中,扶州是一个大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北周时期,吐谷浑后裔龙洞王莫昌内附,将其原有的辖地更名为“扶州”开始,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扶州不仅治地更迭频繁,先后又曾叫邈州、同昌郡、松潘宣慰司都护府、文扶元帅府、松潘卫、直隶松潘厅、南坪等。而只是在唐初,因吐蕃东扩,战事迭起,扶州治地由松潘境内辗转至九寨沟境内,即《扶州记》作者的老家,南坪镇安乐境内马家沟与宣扶沟之间前出的山地台地。这既是扶州这个地名的由来,亦是扶州城的由来。

九寨沟出现县级建置,最早的文献记录是东汉时期的广汉郡属甸氏道。之后,就是白马县、蜀魏时期的“白马五国”、晋代时期的兴乐县、南北朝时期的邓至国……

位于安乐山体的扶州城因1722年“帕拉沟事变”,而毁灭于一场战火。因白水江对岸、扶州城之南有一坪坝。于是,重新择址建城,这便是南坪城的由来与命名。1998年始,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

大约十年前,县上恢复了文联机构,并成立了包括县作协在内的七个协会。那时,李春蓉刚从一个繁忙的部门转岗至相对事少的一个部门。

久居一地,不少人因同学、战友、同事的关系而成为了熟人。我也不例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渐渐地与包括李春蓉在内的人,及其父母、公婆这辈人、同辈人也便相熟了。甚至,就连儿孙这一辈人也都认识。

尽管认识,但平常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忙碌奔波,也就极少往来。但我没料到是她居然在中年时,始终不会对文学的那份情结,立志想要为家乡的历史文化挖掘做点实事。

于是,我就在由自己主持的地方内刊上,选择刊发她的一首诗歌作品。据她自己说,那是她的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

而在此之前,尽管是熟人,但却鲜于交流,更不知道她有着文学创作的爱好。

直到“8·8”九寨沟地震的发生,都要在单位值班。恰巧与她的新单位所在的办公室同楼层,相隔不远。有一次,在值班串门闲聊时,她对我说起过,“自己心里装着好多的故事,想写出来。”我说,“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现在又有时间了,干嘛不写呢。”

我原以为她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此后,便是各自忙生活忙工作。大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她拿出一摞厚厚地打印稿,谦虚地请我指导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利用大空就把一部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关于家族记忆的非虚构作品拿了出来。

作为第一个读者,我认真地阅读了该作。同时,就自己对非虚构写作的肤浅认识,与她进行了交流。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与建议。

这就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血脉》。《血脉》正式出版之后,县上专门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该书亦作出了专业的评价与肯定。

不久,为了响应省作协和省扶贫局联合发出的“万千百十活动”倡议,我与她合作,走村访寨,历时一年多时间,创作并完成了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心安》。

《扶州记》这本书的创作,是在《血脉》研讨会之后开始的。

也就是说,她在采访写作报告文学的同时,就在着手这部散文集的创作。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激情与高产的势头。并且,在这期间她的非虚构作品、包括收录

在《扶州记》中的部分散文,先后在《广州文艺》《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星火》等国内高水平的文学专业杂志上刊发,有的作品也获了奖。

《扶州记》是李春蓉创作的第一部散文集,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先,作为同行,对这部出版书的出版,向作者表示祝贺!

其次,在阅读该作品之后,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关于个人的记忆之书,亦是对家族、村庄的记忆之书。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始,在九寨沟县境内的大地上,因为处处被地质学上称之为“群海现象”的景区的存在,旅游业初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在不算长的时间里,九寨沟便跃身为国内著名的旅游风景区。

然而,人们在这片神奇的自然山水中观赏游览之余,多少亦就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产生了好奇与探寻。甚至,人们一度认为,九寨沟只是拥有自然风光,大量的旅游宣传也都是围绕景区风光展开,迄今也还有不少人只知九寨沟景区,而对九寨沟县内全境的历史文化、民俗民情知之甚少。

抑或这便是李春蓉创作的动机与由来吧。近代相关文献记载是这么表述的:甘陕流民,插占为业。但,对九寨沟县的建置沿革不难看出,这里处于“民族走廊”地带。

“民族走廊”既是民族学中一个专业术语,又是包括费孝通、孙宏开、马长寿、任乃强等在内的专家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地方。在历史的长河中,氐人、羌人、冉魏、白马、賨人、獯人、邓至羌、吐谷浑、吐蕃、党项、蒙古、回、汉等,先后染指这片大地,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相生共融与积淀,形成了今天九寨沟县大地之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格局。

说起扶州,在我的记忆里,它理应包括唐代的柴门关、野猪关、五瓦关,还包括苟岭、羊膊岭、白马岭,包括九寨沟景区内外一百余处的海子、流滩滩、彩林、藏族村寨、扎如寺、达古寺、甘海子,包括大录的牧场、嫩恩桑措仙女池、大录

寺、芝麻寺、沙勿寺、东北寺、八屯寺、香扎寺,斯乌克盖峡口两边山岗上生长着的绿绒蒿和柳兰、虫草、贝母,包括延至五瓦桥一带的“流民”,包括扶州城、“白马五国”中的隆康、匡用城,包括土官杨观成的官邸与碉楼、永丰的徐家大院、殷家大院、永和的清真寺,包括黄土梁,包括白马藏族村寨,包括汤珠河、白河、黑河等大大小小的汇入白水江的河流,包括南坪城、城内的都司衙门、文庙、武庙、封神庙、灵觉寺……还包括白河沟内的金丝猴、勿角的大熊猫等等。

然而,一个地方和一本书,就如同大地与一棵树的联系。

显然,在《扶州记》这本书的叙事中,就像一棵树的生长。比如历经数百年来雷击风雨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的挺拔于安乐、扶州城遗址边的国槐,只能承载着属于国槐的根系、谱系与枝叶蔓蔓。

明洪武六年,李家作为金陵城的居民,一路迁徙辗转,来到了巩昌府治下的陇南。由于历经战争,人口锐减。这些由南方和中原地区而来的“流民”,汇聚在长有大槐树的地方,那里是洪洞县,明初在此设立有负责“流民”的迁徙与安置机构。于是,在这些“流民”的记忆之中,大槐树便成了挥之不去的标识。因为,不管是情愿也好,或者是被迫捆绑也罢,由东向西,他们开始了“插占为业”,几世几代之后,他们融入了当地。

过去,在南坪民间曾有过“绑绑子”的说法。“绑绑子”既是指棉袄,又是在说一个成年人的“流民”,是被捆绑押解着来到了陇地。其间,巩昌府以至、洮河流域及松潘高原以上,皆为前线。当地豪酋的地方政权与军队、与明军,以及后来的清兵,反复争夺。直到清康熙二年,包括南坪在内的土地,因“克复”才治于中央王朝的管辖。于是,九寨沟县境内的“流民”,在康熙朝时期,开始大量地离开……

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不仅从安乐李家宗谱、罗依李家族谱记载中得到印证,永丰殷家的宗谱也有记载。也就是说,今天县城及部分乡下的居民,其先祖十分之七是来自陇地,其余的人则来自四川内地或别的地方。

这也多少能够解释“南坪不象川,碧口不象甘”这句在民间流传多年的说法的由来。

无论是李春蓉的非虚构作品《血脉》,还是这部新出版的散文集《扶州记》,都是记录着李

家的先祖,从陇地迁徙至扶州,一个叫刀口坝地方的沧桑历史。从中,多少揭示了人与土地、人与人、一个家族,一个地方,像一棵树般地植入、扎根与生长的历程。

这些人的迁徙到来,不仅使刀光血火的土地得到了休养生息,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晴耕雨读”的习俗。与此同时,西边游牧部落的扩张得到了遏制。

不少专家、学者在谈到《扶州记》时,许是立场不同,他们几乎或者没有提及到游牧文化、不同形态的宗教与文化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时代,在扶州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们,所呈现出的不同生产与生活方式。

这一方面说明,对这个“民族走廊”的认知与研究,仍然有着大量需要潜心为之的可能。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其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

而对一个地方的文学性表达与书写,早在近百年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在其《上古》《春秋》《蒙宋三百年》等著作里,就有过文学性的书写。无疑,这对有志于继续书写包括扶州在内的作者而言,有着借鉴与研习的价值与意义。

能够在家乡书写家乡的人,是幸福的人。现在,我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书写自己的部族、家族的记忆与历史,自己的从业经历和回忆录等。

《扶州记》一书的出版,也正是这越来越多的,文化觉悟与文化自信的体现。

因此,我就有理由向来读者推荐《扶州记》这本书。

我们从哪里来,最终又将要去往何处?这始终是一道哲学的、文学的命题。愿意花时间去研习、去表达和去呈现的人,无疑,也是充实而幸福的人。

始终坚持不懈,最终在散文与非虚构领域,如同那辛勤的耕耘者,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播种,也就会在字里行间收获着沉甸甸的果实。至于说到书写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我以为那是一个作者在成长进步过程中的不足,是用自己的执着,叩开了一扇新的世界大门过程中的不足。

面对着新时代、新要求,我想,只要持之以恒,努力追求与探索下去,我手写我心,相信作者会为我们继续奉献出精品力作。

行走在概念之上

——读尤努斯《羊峒,羊峒》

■李悦

九寨沟台地都有“童话世界”的美称,然而在九寨沟县工作二十多年,我所听到的关于九寨沟的童话或神话并不多,仅限于九寨沟景区内关于达戈和色嫫的一段爱情故事。因此,有时候我都在想:九寨沟这个“童话世界”的称呼是怎么得来的?难道靠一对传说中的恋人就能支撑起这个美誉?然而,当我读完《羊峒,羊峒》这本神话小说集,我才明白,九寨沟的确是名符其实的童话世界。

达戈和色嫫的故事早在我刚来九寨沟参加工作时就听说了,还有一部电影叫《神奇的绿宝石》,也是根据达戈和色嫫的童话故事改编而成的。但那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在那之后我再没有看到过一部关于九寨沟神话或童话类的艺术作品,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遗憾。正因如此,九寨沟在我的印象当中,也就只有两个神话人物,那就是达戈和色嫫。当我读到《羊峒,羊峒》我才想知道,原来九寨沟的神话人物多远非我所能想象,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是一个比一个精彩。故事精彩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了解,更离不开创作者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描写,就这一点来说,尤努斯的确是下了苦功的。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过,对生活要有更深的理解和感受才能落笔深刻。《羊峒,羊峒》虽然

是尤努斯的一部神话小说集,但字里行间处处彰显着他与现实生活的深度理解和细微观察。在这部小说中,尤努斯用九寨沟县境内的岷山段作为创作背景,展开了一个个优美的神话故事。羊膊岭、甘海子、九寨沟景区、大雪槽、黑河大峡谷、罗依,最后一站到达甲勿池,这些地方我都很熟悉,然而我却并不知道这些地方有着如此神奇的美妙故事。更为难得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不论抽出任何一个篇目,其中讲述的主题,不是关于生态保护就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只不过尤努斯隐藏得很好,并没有直接点出,而是让读者自己感受、自己理解,从而让这部小说有了更多的回味余地。他会让你在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书中的相关章节。

因为家庭的变故,悲伤的情绪长期折磨着我。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有朋友约我去甲勿池散步,当我走进密林之中,看到那片海子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食铁兽。说实话,在没看到《羊峒,羊峒》之前,我是不知道食铁兽就是大熊猫的,更不知道在神话传说中,它还跟人类始祖炎帝、黄帝、蚩尤有过一段无法言说的情感交集。眼前碧树如雕,绿水似玉,有一刻我真的怀疑这个地方就是食铁兽用它生命换来的,要不然怎么可以美得这样让人不可置信。然而,潜意识又告诉我,那只是尤努斯笔下的小小说,小说不代表历史,更不能当历史解读。只是

尤努斯细腻的笔风、感人的情节让人不得不起食铁兽。更何况在甲勿池不远处就是熊猫谷。要说走到这里想不起食铁兽,那真的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当然,我是指读过《羊峒,羊峒》这本小小说的人。

在尤努斯的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我十分喜爱的金丝猴。在没见到金丝猴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有五种金丝猴,分别是:缅甸金丝猴、越南金丝猴、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我个人认为,最漂亮的的就是川金丝猴,因为只有川金丝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丝猴。因为其他金丝猴并没有金色的皮毛覆身。而在国内,川金丝猴最大的聚集地正好是在九寨沟县的白河金丝猴自然保护区。据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这里生活着8个族群,多达2000多只的金丝猴。它们体色秀丽,姿态优雅,自由自在地穿梭在白河保护区的山间岭上。

虽然在九寨沟工作多年,见到金丝猴却也是在不久之前,那也是因为朋友们为了让我排解苦闷情绪而约我去看的。看过它们之后,它们那呆萌、可爱的样子时常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不由得让我感觉到,它们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生灵。当我读完《羊峒,羊峒》,我才知道金丝猴不只是漂亮,它还跟大熊猫一样,都是《山海经》中的神兽,也就是说它的存在跟大熊猫一样悠久。《羊峒,羊峒》有个情节,说它那塌下去

的鼻梁,是被愤怒中的食铁兽打塌的。虽然是虚构,但不得不说这个桥段设计得真是巧妙。只是我想不通,那么可爱的金丝猴,它怎么就被尤努斯设计成了一个多嘴多舌,而且还有些小坏的角色?

如果说书中最坏的一个角色,恐怕非九天玄女莫数。本来在其他小说或是影视剧里,九天玄女这个人物向来都是以善恶分明的美女形象出现,但在这里,尤努斯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人物所有的美好印象。九天玄女是道教中的一个人物,据说是一个深谙军事战略、法力高强的正义之神。在查阅《山海经》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女媧这个有着神怪双重身份的妖仙。作为早熟的她,穿着一身青衣,不但奇丑无比,而且诡计多端。她在帮助黄帝打败蚩尤后,因受伤而没能回归天上。这个典故也在《羊峒,羊峒》中得以重现,也就是说,这个女媧才是尤努斯笔下“九天玄女”的原型,而不是道教中的那位通天大神。

在地域的行中,用笔记记录脚步。我想说的是,《羊峒,羊峒》并不是像玄幻小说一样,是纯粹的虚构产物,这其中九寨沟当地历史文化,也有跳出九寨沟的其他地域文化。更为难得的是,其中很多古人生活方式的场景呈现,让我感觉像是尤努斯亲眼所见一样。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得而知。但很明显,这跟他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据我所述,他不但勤于读书,而且经常走村入户去收集自己需要的素材。在收集素材的同时,他还将当地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在乡村振兴、全域旅游中的领头人等,以通讯的方式报道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九寨沟的人文历史,了解九寨沟的现实发展。一直以来,传承、

保护、挖掘本土文化一直是九寨沟相关部门的“重要任务”和“重要目标”。尤努斯是地道的农民工,但他却走上了一条文化振兴之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耕耘着,其实就是希望九寨沟的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也是希望通过《羊峒,羊峒》,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然而,要达到理想的效果,细致的行走自然必不可少。

走村入户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对于一个农民工身份的基层作者更是一件难事。这其中的艰辛与酸楚,恐怕也只有从事文字创作的人才能真切体会。不过,从《羊峒,羊峒》的字里行间,我能看出尤努斯是乐在其中的。他深爱着九寨沟这片土地,深爱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心想用温暖的笔触将九寨沟的人文之美呈现在世人面前。之前经常听到有人说,九寨沟只有美景,没有文化。现在我要说,九寨沟不只有美景,还有深厚的文化,如果不信,请看《羊峒,羊峒》。虽然它只是一部神话小说集,但它承载的信息量却是绝对不能小觑的。

九寨沟的美景世人共知。然而,没有文化的支撑,这美景最终只会像一个没有内涵的美女。初看,极美;再看,一般;细看,不过尔尔。要知道,当今的旅游早已从观赏景物转变为深层次的文化旅游,自然也就催生了“文旅融合”。

千言万语,无非几句。“童话世界”本身只是一个概念。而概念就像是一个没有东西的箩筐,这个箩筐需要有什么东西装进去,没有装东西的箩筐是不会有人在意的。我认为:《羊峒,羊峒》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让“童话世界”的九寨沟更加形象化、具体化、立体化。假如再有人像我一样质疑九寨沟这个“童话世界”的来历,了解九寨沟的现实发展。一直以来,传承、